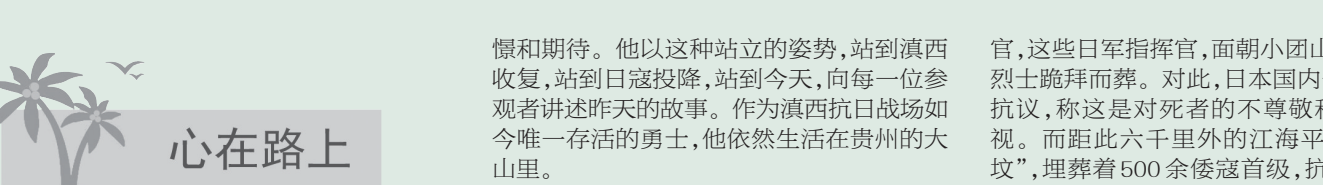


这是一组英雄的群像,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是一组悲壮的姿势,是一组长啸当歌的立体诗歌。每一个中国人,在这群雕像与这些姿势面前,一定会放慢脚步,低头沉思。

腾冲琐记(下)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

□黄俊生



四

《国殇》，屈原的名篇。

《国殇》讴歌楚国为国捐躯的将士，讴歌他们凛然悲壮、亢直阳刚之美。国殇墓园，传扬的正是这种凛然悲壮、亢直阳刚之美。

墓园内，有一组人物雕像群，他们的姿势，让所有瞻仰的人动容。

一位妇女，蜷缩着身体倒毙于地，怀里，紧紧抱着一袋军粮。她是饿死的。至死，她都不肯吃一口军粮。这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为在前线抗战的滇西子弟兵送军粮，半途饥饿而死。死前，她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军粮，是给扛枪的人吃的。

一棵被雷电击断的千年古杉树下，一位身穿长衫、脚穿黑帮布鞋的老人，背靠一块石头，一手撑地，一手握拳。这位老人是抗日名将寸性奇的父亲寸大进，88岁高龄，眼见国将寸性奇的父亲寸大进，88岁高龄，眼见国土沦陷，日寇猖獗，恨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倚天抽剑手刃倭贼，当日军逼近腾冲之时，老人悲愤地绝食而死，他要用自己的尸身阻挡日军步伐。

一位小兵，宽大的军装罩着他瘦小羸弱的身体。他天真地笑着，笑容灿烂。他只有13岁，是滇西军中年纪最小的兵。他为能加入抗日队伍而自豪，他的心里，充满孩童的憧

憬和期待。他以这种站立的姿势，站到滇西收复，站到日寇投降，站到今天，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昨天的故事。作为滇西抗日战场如今唯一存活的勇士，他依然生活在贵州的大山里。

一位隆鼻深目、身材颀长的军人躺在一位滇女膝盖上，这位美国空军飞行员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一位傈僳族妇女在深山里发现，一时找不到饮水，她就挤出自己的乳汁，给美军飞行员喂下，终使飞行员脱险。

……

这是一组英雄的群像，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是一组悲壮的姿势，是一组长啸当歌的立体诗歌。每一个中国人，在这群雕像与这些姿势面前，一定会放慢脚步，低头沉思，一定会怆然涕下，吁气悲歌：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五

国殇墓园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国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陵园，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944年底筹备建园，40年后筹备复修，又三十年，滇西抗战纪念馆建成，国殇墓园入选第一批国务院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七十年，腾冲这座古驿路翡翠城，成就了慷慨悲歌的城市气度。

安放抗战烈士骨灰的小团山下，有一块由李根源先生题名的碑石，上书“倭冢”二字，墓碑下，埋葬了滇西战役中日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藏重康美少将及其下属147名日军军

官，这些日军指挥官，面朝小团山，向中国军人烈士跪拜而葬。对此，日本国内一些学者提出抗议，称这是对死者的不尊敬和对日本的藐视。而距此六千里外的江海平原有处“倭子坟”，埋葬着500余倭寇首级，抗战之始，日军购园毁园不成，遂派飞机多次轰炸，终未果。

在历史上，腾冲与南通似乎没多大交集，但在民族仇恨与民族情感上，境遇竟惊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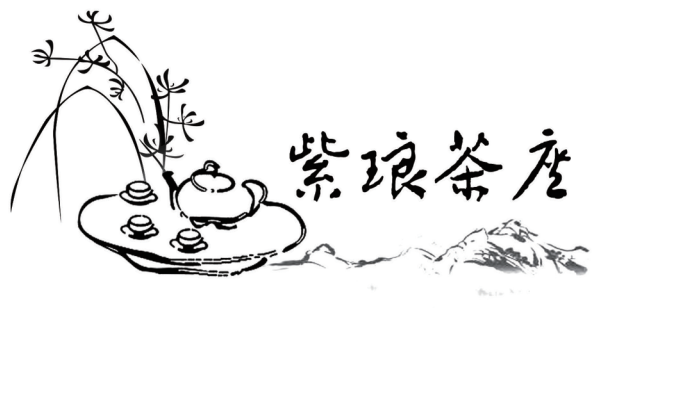
六

和顺是滇西茶马古道上著名古镇，历史的烟云将这里熏陶得斑斑驳驳，当年中国远征军2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古镇一座深宅大院里，后来曾是滇緬抗战博物馆。

滇緬抗战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民间投资、民间收藏的博物馆，收藏的3500多件二战文物，包括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美英盟军、民众抗战等方面的文物。现如今，滇緬抗战博物馆迁到腾冲市内，与国殇墓园一起对外展出。

漫步和顺古镇，但见小河绕镇而过，两座石拱桥形似双虹卧波，故名双虹桥，桥下柳丝轻拂，莲叶田田，村妇捣衣之声不绝。古镇里游人不多，慢慢地逛着，穿过小巷，走过青石板路，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触摸到斑驳的岁月和丰厚的文化气息。“远山茫苍苍，近水河悠扬，万家坡坳下，绝胜小苏杭”，李根源先生诗句，让刚刚从悲壮历史长廊里穿越出来的我一时不适应，但放眼面前景色，我不得不赞一声，此处的确赛似苏杭。

在镇中，我购得一根光滑的紫薇棒，以纪念这段捶打心灵的滇西之旅。



生者给予了死后世界无限的浪漫主义色彩，死有什么可怕，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灵魂居所

□强雯



博物奇妙

灵魂是什么？一缕气、一束光、一种柔软可易形之物？

你说它不是实体，它便成了孤魂。灵魂是万知万能，纯洁无暇的。它能活多久，没有定论，但是给灵魂以栖息之地，却是千百年来的共识和理想。所以，人类对灵魂的爱和照顾，是他恋，也是自恋。

人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如果灵魂没有附着在一具优秀的肉身上，它便成了孤魂。灵魂是万知万能，纯洁无暇的。它能活多久，没有定论，但是给灵魂以栖息之地，却是千百年来的共识和理想。所以，人类对灵魂的爱和照顾，是他恋，也是自恋。

活着的人说，灵魂可以栖息于文学、音乐、美术、科学……哦，不，古人可不玩这些虚的，他们认为这些是伟大灵魂成就的东西，而不是灵魂的居所。要把自己的灵魂像神灵一样对待，吃喝玩乐、吹拉弹唱、诗书礼仪都要萦绕在它身旁。如此，灵魂才能有一个好归宿——仙界。

三国时期，这种为灵魂而量身打造的器皿开始大量流行——堆塑罐。

从已有的墓葬出土物来看，这种灵魂居所在西汉已有，那时叫五联罐、五升罐，形式简单，不做过多装饰，三国到两晋时期，制作繁复，工艺讲究，不少达官贵人开始在自己的墓葬品中置放堆塑罐，盛放死者的魂灵，又称为魂瓶、丧葬罐、谷仓罐。

安放灵魂的堆塑罐可不是一般的罐子，罐身和我们今天所用的差不多，有一个大肚，但在罐的上部，一般都有几个小罐，并且有罐口，不封闭。看上去这个罐子上生了几个小罐，张了几个小孔。这是为了让灵魂自由出入，看着这样的堆塑罐，你似乎能看见灵魂俏皮而活泼的一面。这幅画面，让人想起狡兔三窟这个成语。人死后，还能这样充满游戏精神，除了宗教思想的引导，也许正是和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有关。

东汉末年，纷争不断，三国时期，诸侯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闹哄一时安稳的时代，逼人前行。生前的社会游戏规则，自然影响了人的价值观。死后的冥器自然也显示出一种逃避、求稳的风格来。西汉、东汉时期五联罐，造型简约，但主旨明确。灵魂安放，但要给它狡兔出窟般的设计。罐子上部的五个小罐层次分明，中间的罐最大，周围环绕的四罐较小，有众星捧月之感。五个小罐之下是一个大肚的罐身，上下部分连接处的装饰，仅为几条横纹，腹壁为素面。湖北省博物馆就馆藏了好几具东汉时期的五联罐。

随着朝代更迭，五联罐演变成堆塑罐。堆塑二字可见实事求是，就是要堆砌雕塑之意。堆塑罐十分精美，完全是按照艺术品的方式来打造。通常为敞口深腹大罐，口沿以及肩部堆塑谷仓、建筑和动物、人物等。这类器物在江浙一带的高级墓葬中时有出现，工艺繁杂，细腻。

南京市博物总馆所藏的，东吴凤凰元年青瓷人物楼阁堆塑罐，堪称一绝。该物于1995年南京江宁上坊凤凰元年(公元272年)墓出，通高45厘米，底径17厘米。下部为罐身，上部为密集的人物、动物、建筑等堆塑。魂瓶上部口沿为廊庑状，四周有院墙，院墙四周各有一座角楼，开有方窗。中部连接四个小罐，小罐旁有佛像和飞鸟。在四个小罐底部堆塑也各有不同，分为四个区域，相对应的两个区域做门楼，有吹奏器乐的乐伎俑和立阙，另一区域为卧龟驮碑，碑上文字写有“凤皇(凰)元年立”等，剩下一区为两个头戴尖帽抱拳于胸的跪坐胡僧，其间还贴有熊、麒麟等动物。此貌足见雕刻精巧。

肉身是灭亡了，但高贵的灵魂需要安放，安放到什么时候，待时机成熟，上天去往仙界，获得新的任派，再投身到非富即贵之家。一切才算了结。

官宦之家，对自己的阶级和血统，极为看重和爱惜。以至于人死了之后，还希望自己高贵的灵魂还可以有个安然适宜的所在，在没有跻身到富贵名流的肉身之前，还可以在墓葬营造的灵魂居所里，自由自在。这是中国人，达官贵人给自己死后营造的一个轮回之地，也是理想之地。

三国时期，五联罐逐渐演变为谷仓罐，造型为中部有一大罐，肩部或周边符对其四个小罐或壶，器身堆塑各种瑞兽飞禽。

到西晋时代，灵魂居所已经是一派亭楼阁榭、歌舞升平之像，简直是红尘俗世的现实翻版了。

1966年，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发掘一座西晋墓，墓主无考。其中就一款青瓷堆塑罐，有50余厘米高，在罐的上部，雕工精美，该器物上部堆塑有楼台亭阙、人物百戏、飞禽走兽。盘上有龟趺，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会稽上虞”字样，罐腹上堆贴有铺首衔环、对风、辟邪、骑士及动物图案，器体瘦长，釉色青淡，胎釉结合欠佳。

该罐曾以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于1981年被大型彩色图册，《中国陶瓷》(越窑)选为封面图版，特别是日文版的发行，更加引起中外有关陶瓷学界的关注。

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一尊越窑青瓷堆塑罐。其高41厘米，底径14.5厘米制于东晋永昌元，即322年，这款在杭州市萧山区出土的灵魂居所，形态繁复，工艺曾更前进了 一步。圆口，颈部以四飞鸟承四小罐分成四区，飞鸟是死者灵魂前往仙界的引领，正面为四层门楼，左右二阙，门前塑相对二兽和鸟。左、右、后三面各塑舞乐胡人，也是跪坐的人俑，堆塑罐腹部有佛像、飞鸟、熊、麒麟、蜥蜴等。罐体有小孔，是为了让灵魂自由出入。

除此之外，在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也有西晋时期的青瓷堆塑罐，堆塑罐有亭台阁榭、动物跪坐。

西晋以后，作为墓葬品的堆塑罐变少，元代以后，这种灵魂居所从地下走到地上，大家更多的用其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日常陈设，馆口与罐相通，象征通灵，该物件直到清代仍有延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了一尊清代的绿地三彩贴塑松鼠葡萄瓷五管瓶，色彩艳丽，造型活泼。松鼠有蓝色、棕色、白色、黄色4只，跳跃于五个管口旁，罐身装饰有八处葡萄，象征多子多福，富足丰盛。

但不管怎样变化，灵魂居所，是让人寄予希望的地方。

这些堆塑罐上大大小小的孔，就像卧室、客厅、书房、厨卫一样，让魂魄自由出入，这于死者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魂魄也可以像个孩子，或像散发狂人一样，无拘无束又怡然自得。

进也可以，退也可以，这大概是人生最理想的处境，人作为最高灵长物，把这种理想赋予了我们死后之魂。生者给予了死后世界无限的浪漫主义色彩，死有什么可怕，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在博物馆里流连这些灵魂居所之时，我不禁也会想，要是自己百年以后，也有这样一个物件该多好。魂瓶从汉代到清代，有迹可循，可见历代人们对于死亡的尊重、敬重，煞有其事。

有财力的，子女儿女自家尽一份孝心，财力尚欠的人家，恐会在生前，先提前为自己预备好，就像快到终点那些年，得先预备一口好棺材。“可千万别把棺材本输了。”戏曲人物都这么念叨。《红楼梦》里，贾府家财万贯时，“身后有余忘缩手”，没留一份棺材本，临了树倒猢狲散，王熙凤被卷了草席乱葬，自然不得周全。

芸芸众生，心之所想大概都是一样的。

灵魂出窍，要有进有退，古人早就比我们更有执行力。

井终于打好了，就在我家厨房的东门外。我父亲打了一桶井水上来。水很清澈，携带诱人的神气。我父亲尝了一口，赶紧吐掉，眉头皱了很久。

井

□刘剑波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父亲作出了一个隆重的决定：给家里打一口井。作出这个决定，对我患得患失、怕冒风险的父亲来说很不容易。

几百年前，小镇一带还是白浪滔滔的大海。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大海的一部分逐渐现出了滩涂，长出了蒿草，海鸟有了歇脚和觅食之处。而鸟鸣又引来了人类。那是一对逃难而来的盐民，应该是新婚夫妇。滩涂除了摇曳的蒿草，迎着潮头飞翔的海鸟，还有了袅袅炊烟。

蒿草、海鸟、炊烟，这就是小镇的雏形和最初的景象。当第一缕婴啼如歌声在黎明时分响起时，这幅景象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几百年倏然过去，再不会有人记得这幅图景，然而，从那时起，腥咸的气息一直包围着小镇。在我少年时代，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小镇整天被腥气包围，其来源就是街心的收纳海鲜的八鲜行。

咸味则来自水井。小镇上很多人家的井都是咸的，独独孙士根家的井是甜的，谁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孙士根的老伴孙二娘一直为之沾沾自喜，并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去她家挑水，必须先把她家的大缺打满。而且，不是谁想去挑就能挑的。对于那些她不顺眼的，她会板起面孔，呈现“非请勿入”的表情。比如她对曹金元就不待见。曹金元几次想进门挑水都未能得逞，后来曹金元就死了心，到远处挑井水。好在那时他正当壮年，力气多得无处使。在我印象中，曹金元一年四季都不穿鞋子，他的脚既大又粗糙，走动时五个脚趾铺开，紧抓地面，发出嘎嘎的声音。曹金元挑水走在街上喜欢打号子，他的号子声很响，但无法跟吴鹤松的报秤的洪亮声相比。要是他的号子恰巧遇到吴鹤松的报秤声时，会顿时黯然失色。

其实我父亲早就想打一口井，但他老是在